

凤煮九天

著 | 楚
鲤

之风华初露下

之风华初露下

著 | 楚
鲤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第十一章	棋逢对手	001
第十二章	大杀四方	033
第十三章	引蛇出洞	063
第十四章	被迫应战	093
第十五章	举国盛事	121
第十六章	幸运降临	153
第十七章	情投意合	182
第十八章	殿前比试	215
第十九章	投其所好	249
第二十章	逃出皇宫	282

夜幕降临，凤浅端了一副棋盘来到太极宫，这里是王上的寝宫，比她的未央宫还要大上一倍，但整体的风格肃冷而凝重，冷冰冰的又高高在上，就像它的主人，令人敬而远之！

这还是凤浅第一次来太极宫，她心里七上八下的，十分忐忑。大晚上的，她一个王后跑来王上的寝宫，说她目的单纯，实在没人相信！但是她的目的真的很单纯，就是来找他下下棋，然后找机会说服他，让他允许儿子明天跟她一起去棋社。

“娘娘，王上正和几位大臣商议政事，什么时候回来，奴才也说不准，不如您先回未央宫，等王上空闲时，奴才再去禀报。”赵公公一路跟着她走进寝宫，表面看着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实则防她如防贼，十分警惕的样子。

凤浅没有理会他，大大方方地参观了一遍寝宫，忽然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她嗅了嗅，闻香而往，走到一张桌子前，看到桌上放了三壶酒，白瓷的酒瓶，还没开封，但甘醇馥郁的酒香已经藏匿不住地往外散溢，诱人极了。

“娘娘，这是六王爷托人从雪域带回来的美人醉，听说男人怎么喝都不会醉，女人一喝就醉，很是神奇！”

“有这么神奇吗？”凤浅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伸手去拿。

赵公公连忙拦住了她：“娘娘，这酒今日才到的，王上还没来得及品尝呢。”

意思就是王上还没有喝，她也不能喝啰？美目轻轻一转，凤浅在桌边坐了下来，转移话题：“六王爷在雪域吗？”

对于这位六王爷，她没有太多的印象，她只知道轩辕彻有几个兄弟，但都不在沐阳城内。至于雪域，她的概念也很模糊，只是大概在地图上看到过。

赵公公回道：“六王爷生性洒脱，最不喜欢待在宫里，十四岁就跟着白先生游走天下，至今已有六个年头。他每到一处地方，就会遣人捎些稀罕的东西来给王上，近日应是刚好路过雪域，所以特意遣人送来了雪域最出名的美人醉。”

凤浅默默点头，看来这位六王爷和轩辕彻的关系真不错，隔着千里也不忘分享好东西。

“白先生又是谁？”她好奇问道。

赵公公眼睛亮了亮，露出由衷的崇敬之色：“这位白先生可是位传奇人物，据说能呼风唤雨，还能焚城灭国，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有这么传奇吗？”凤浅半信半疑。

赵公公笃定地点头：“奴才亲眼所见，白先生就这么随手一挥，天降大火，烧毁了一整座城池，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呢。”

凤浅听他越说越离谱，觉得多半是他添油加料地吹嘘，也没在意，对他挥挥手道：“你先退下吧，本宫就在这里等王上。”

赵公公犹豫了下，欠了欠身：“那奴才先行告退了。”

等赵公公离开后，凤浅立刻拿起一壶酒来，打开瓶盖，嗅了嗅，顿时一股清纯的幽香穿透鼻腔，直抵脑门，她立刻有些醉了。不是酒精上脑的醉意，而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陶醉和迷醉。

说它是美人醉，最恰当不过了，它的香味，犹如少女身上清纯如兰的幽香，那是一种直达灵魂深处的香味，令人难以抗拒。身为女人，也忍不住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听说男人怎么喝都不会醉，女人一喝就醉，很是神奇！”

赵公公的话还回响在她耳边，但她根本不信，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分性别饮的酒呢？

男人喝了不会醉，女人一喝就醉？实在太荒唐了！多半是赵公公怕她偷喝，所以才编的谎话！以她的酒量，别说三壶酒了，再多来几壶也是不会醉的！

仰头，她直接就着酒壶喝了一大口，酒的味道很淡，入口绵，落口甜，饮后余香缭绕，果然是好酒！这样的酒根本不烈，能喝醉才怪！赵公公果然是骗她的！

喝了一口之后，她就停不下来了，先是担心自己偷喝被察觉，于是打开三壶酒，每一壶都来了一口。三口入腹，她发现根本无法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于是又每一壶来了一口，六口酒入腹，还是不解馋，又每壶来了一口……后来发现酒越喝越有味道，根本停不下来了。

“管它呢！反正轩辕彻早看我不顺眼了，也不差这一桩！”想着，她的胆子更大了，拎起一壶酒，“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舔舔舌头，一滴酒也不舍得浪费！

“痛快，嗝！”打个嗝都是香的。

“真是好酒啊！”她又拎起第二壶酒，“咕嘟咕嘟”喝得一滴不剩。

“就这种酒，也想把我喝醉，怎么可能！我还能再来十壶，嗝！”她又拎起最后一壶酒，喝了个干净……

太极宫外，在众星拱月的簇拥下，徐徐走来一抹明黄色的身影，月光倾洒，在他周身蕴出如玉般淡淡的光华，明明是世间的帝王，却如出尘滴仙，不似凡人。

走近时，他的眉眼冷峻，似凝着天山之巅的一捧雪，闪耀着撼人心魄的光华，他浑身绽放着耀眼的光芒，让这漫天的星辰和月色，瞬间黯然失色。

刚刚与朝臣商议完政事，轩辕彻清俊的脸庞上浮现几分倦意，赵公公迎上前来，刚要开口，轩辕彻拂了拂手：“孤倦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你们都退下吧！”

赵公公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喳”了声：“奴才告退！”

临走前，他往寝宫内瞄了一眼，要不要提醒王上，王后还在里面呢？不过，王后和王上是夫妻，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想着，他挥挥手，带着一群宫人离开，只留下一名小太监和两名侍卫在门外守夜。

轩辕彻刚迈步走进寝宫，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散着的淡淡酒香，他察觉不对，冷眸一锐，警戒四顾，很快发现了横躺在桌上的三只白瓷酒壶，再一环顾，又发现了龙床上纱帐后的一团人影。什么人如此大胆，敢爬上他的龙床？轩辕彻英气的眉毛一耸，大步走向床边。

“好酒！”纱帐后，忽然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低如水波，带着鼻音，有些怪异，却十分动听。

好熟悉的声音！轩辕彻伸手，细长的手指，轻轻挑开了纱帐，不期然地，被眼前的一幕惊艳到了！如瀑的头发海藻般披散着，她只着一件淡薄的轻纱，娇媚地躺在床上，衣领微敞，美丽的锁骨若隐若现，却又透着纯真妩媚的气息。双腮红晕，艳若桃花，朱

唇娇艳，睫毛在如玉的肌肤上颤动，像风中旋舞的花儿。像是察觉到有人的靠近，她微微睁开眼，双目迷离地看向他，眼里秋水盈盈，媚态诱人。

清俊的冷眉微微一皱！这个女人，还真是胆大包天！不但偷喝了他的酒，还敢爬上他的龙床……

轩辕彻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瞪视着她，冷声厉喝：“起来！谁让你喝酒的，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成何体统？”

不料，床上的人不但没有起来，反而皱了皱秀眉，甩甩手道：“走开，你好烦啊！”

轩辕彻脸色一沉，声儿冷得掉渣：“孤命令你，起来！”

“我不要，不要起来！”凤浅嘴里咕嘟着，侧了个身，继续酣睡。

轩辕彻的忍耐力受到了挑衅，狭长的凤目危险地眯起，猿臂一伸，抓住了她的右臂，将她整个人从床上拽了起来，冷冷说道：“找死！”

他话音还未落下，忽然一条细软的手臂挂上了他的脖子，左颊上触到一片温软，他触电般浑身一颤，略一低眉，就看到了她染着红晕的脸颊近在眼前，就这么紧紧地贴着他。她呵气如兰，喷洒在他的肌肤上，清甜的味道丝丝沁入他紧绷炽热的心底。

他所有的动作骤然一停，整个人像被点穴般，顿在那里，一动不动！

耳畔，传来她娇软的声音，如夜的呢喃：“轩辕彻……如果你不是王上，那该多好！”

冰冷的心，瞬间软下去一片。“孤是王上，不好吗？”他低沉的声音里透出不易察觉的温柔。

细滑的脸颊在他脸上蹭了蹭，凤浅不安分地轻嚅一声，带着鼻音：“当然不好！你有那么多的老婆，我怎么可能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她这是在吃醋吗？轩辕彻神情一松，声音不自觉地放柔：“那如果孤不是王上呢，你又如何？”

凤浅向后退开，迷蒙地看着眼前的人，纤手轻软地抚上他俊美绝伦的脸庞，描刻他的五官，指尖轻轻滑过他浓密的眉、英挺的鼻梁、薄而性感的唇：“如果你不是王上，或许……我会喜欢你！”

她轻轻地笑了，脸色红润微醺的模样，诱人极了。手指的温度灼烫了他的双唇！他的眸色加深，黑得能滴出墨来。冷硬的双唇紧抿，轩辕彻的视线落在了她粉嫩的唇瓣上，妖冶，如罂粟——

“浅浅！”他俯首，吻了下去……

“呕！”关键时刻，凤浅突然吐了！轩辕彻的脖子一热，他的脸顿时僵住，眸底的火焰快要飙出来了！

好冷！昏昏沉沉的，凤浅也不知睡了多久，被一股凉意弄醒了。

迷迷糊糊睁开眼，入目的首先是一片雕梁画栋，她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眼神无限的迷茫。她这是在哪里？好像不是未央宫，也不是东宫……

身下传来一阵凉意，又冷又硬，她扭头一看，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玉石铺砌而成的地面上。这是怎么回事？她再扭头看向一边，是一张沉香阔木制成的床！难道是她睡相太差，从床上掉了下来，所以躺地上了？不对啊，这里好像是太极宫的寝殿……

她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透过明黄色的纱帐，看到了一具雄姿勃发的男人身躯，就安静地躺在那里，他不是别人，正是轩辕彻。

他太过分了，把她丢在冷冰冰的地上，自己躺在温暖的床上，没见过这么没人性的人！

凤浅的怒火，“噌噌噌”地往上冒，一燃就爆，冲着纱帐里面吼：“轩辕彻，你给我起来！”

里面的人似动了下，不耐地道：“吵什么吵？”

凤浅一把拉开纱帐，居高临下地瞪着他：“你说，是不是你把我丢在地上的？”

轩辕彻微微睁开了眼，淡淡睨她，语带嘲讽：“想要爬上孤的龙床，你还不够资格！”

凤浅双颊顿烧：“谁，谁要爬你的床了？”

“那是谁昨晚喝醉了酒，爬上了孤的龙床？”轩辕彻一边说着，一边优雅地坐起身来，月白色的睡袍，忽然松垮下来，露出胸前大半截的肌肤，细致如美瓷，美得令人窒息。

他的墨发散开却不凌乱，更平添了几分邪魅。凤浅屏息惊奇地望着，不觉间看痴了！

见她忽然不说话了，轩辕彻顺着她的视线，低头一觑，立刻明白过来，他眉尾轻扫，用魅惑的声音问：“好看吗？”

凤浅受蛊惑般，痴痴地点了点头：“好看。”

话一出口，凤浅立即警醒了，连忙背转身去，恶人先告状：“你……你要流氓！”

两颊却烧出了两团火云。太丢人了！竟然被他的美色所迷！

看着她轻颤的背影和明显泛红的耳根，轩辕彻的眼尾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说道：“要流氓的人，是你吧？别忘了，这里是孤的寝宫！敢问王后来这里做什么？”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高了八度：“难道是来偷窃宝物的？”

凤浅猛然回身，美目圆睁着瞪向他：“谁偷窃宝物了？我不就是喝了你三壶酒吗，

你至于那么斤斤计较吗？”

“哦，既然不是来偷窃宝物的，那莫非……”轩辕彻向来冷淡凝重的眉目间，忽而掠过一抹邪魅与狡黠，他嘴角微微一勾，“你是来主动侍寝的？”

凤浅的脸瞬间爆红，说话也结巴了：“你……你别自作多情了，我对你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小太子软软的童音：“父王在吗？我要见父王！”

凤浅一愣，儿子怎么这个时候来了？紧接着是赵公公的声音：“太子殿下，王上还在就寝，您不能进去！”

小太子却固执地往里闯，声音越来越近：“父王！父王！”

儿子来了，凤浅欣喜，就要迎上去。伴随着殿门打开，一股微凉的晨风吹进来，拂在凤浅的身上，带起一片冷意，她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外套不知何时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一件非常单薄的纱衣，雪白的藕臂和胸前的浑圆，若隐若现！

大早上的，她穿得如此单薄，出现在他父王的寝宫里，她该如何向儿子解释呢？鬼使神差地，她忽然转身，扒开了纱帐，以最快的速度跳上床，又以惊人的速度，躲进了轩辕彻的被窝！

轩辕彻有片刻的怔神，待他反应过来，冷硬的嘴角狠狠抽搐了两下。这个女人，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在偷情呢。

下一刻，小太子跑了进来，神色焦急：“父王，母后不见了！”

赵公公追上来，试图阻止，轩辕彻摆了摆手，示意他退下去。

小太子皱着小脸，又道：“儿臣刚刚去未央宫找母后，他们说母后昨夜没有回去。父王，母后会不会出事了？”

轩辕彻斜了一眼从头到脚躲在被窝里的人，语带讥讽：“不会吧，你母后说不定昨晚偷喝了酒，不知醉倒在哪里了。”

被窝里，凤浅嘴角狠狠抽了两下！躲进被窝的刹那，她就后悔了。她这个猪脑子，她又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干吗要躲啊？

可是躲都已经躲了，现在出去反而显得她心虚……算了，还是继续躲吧！她苦笑，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母后喝酒？”小太子诧异，忽然闻到了什么奇怪的味道，小鼻子嗅了嗅，“什么味道啊？”

他很快发现了躺在桌上的三只酒壶，嘴里“咦”了声：“父王，您也喝酒了吗？”

轩辕彻沉默不语。隔着纱帐，小太子隐约看到父王身边还有隆起的一团，似乎还动了一下，不由得好奇张望：“父王，您被窝里怎么鼓鼓的，藏了什么东西吗？”

被窝里的凤浅听到了，顿时汗颜。刚刚要是她不躲，顶多就是费些口舌解释解释，可现在如果被发现，那她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岂不是……

她用力戳了戳轩辕彻的腰，无声地警示：你千万不能出卖我！

轩辕彻嘴角一抽，揉了揉太阳穴，喝止了好奇心甚重的小太子：“夜儿，还有其他事吗？”

小太子停在纱帐前，别扭地绞着手指，支支吾吾：“父王，母后……母后跟你说的，你同意了吗？”

轩辕彻冷眉一挑：“什么事？”

小太子瞄了他一眼，大着胆子说道：“就是……就是让儿臣去棋社看棋的事。”

被窝里，凤浅猛拍脑门，这事儿她还没来得及跟轩辕彻说呢！

不出意外地，轩辕彻声音冰冷，不容置喙道：“不准！”小太子委委屈屈地嘟嘴望着他。

不用看，凤浅都能想象到儿子此刻的表情，小可怜，一定失望极了！凤浅手指又戳了戳轩辕彻的腰，他无动于衷，她继续戳，还是无动于衷。凤浅恼，改戳换拧！轩辕彻猝不及防，浑身一弹。

小太子诧异地眨眨眼：“父王，您怎么了？”

凤浅在被窝里笑，被子一颤一颤的。轩辕彻阴沉着脸：“没事，被蚊子叮了一下！”

小太子“咦”了声：“还没到夏天，这么早就有蚊子了？”

敢说我是蚊子？凤浅咬着牙，又用力在他腰上一拧，突然“啪”的一声，屁股上重重挨了一下！她一时不察，“啊”地叫出声来。

小太子睁大了眼睛，小脑袋倏地钻进了纱帐：“父王，原来你被窝里还藏了人，是谁啊？”

凤浅捂着嘴，郁闷极了，可千万不能让儿子知道是她藏在被窝里，太丢人了！

轩辕彻睨着旁边隆起的一团，嘴角微微上扬，眼底划过一抹狡黠的光芒，忽然伸手，倏地揭开了蚕被，捂着嘴蜷缩着趴在那里的凤浅一下子就曝光在了小太子面前！

凤浅瞬间像遭了雷劈，尴尬到了极点！该死的轩辕彻，他一定是故意的！

小太子愣了片刻，惊讶地叫了起来：“母后，你怎么躲在父王的被窝里？你在干什么？”

凤浅郁闷，她该如何回答儿子这个问题？

她堆着笑脸，朝儿子挥了挥手：“夜儿，早啊！”余光处，轩辕彻的嘴角挂着明显的笑，摆明是在看她笑话。

小太子又好奇地问道：“母后，你昨晚一直都在父王这里睡觉吗？”

“呃……”风浅囧。

小太子忽然开心地拍起小手：“夜儿是不是很快就要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呃……”风浅囧了个囧。

“太好了，那你们继续，夜儿就不打扰你们了！”

“哎，不是……”风浅想喊住他解释，谁料小太子转身就走，临出门前还特意扭头过来，冲她握了握小拳头：“母后，加油哦！”

“……”风浅满头黑线，凌乱在风中。

旁边，忽然响起低低的笑声，风浅扭头瞪向一旁看戏的轩辕彻，没好气地冲他吼：“你还笑，你笑什么笑啊？”

她吼着，张牙舞爪地扑上去掐他脖子：“都怪你，我都没脸见人了！”

轩辕彻一把捉住她的手腕，向上一拽，风浅一时没刹住，一头扎进了他怀里。蓦一抬头，四目相对！他的眼睛深沉如海，又闪耀着不可言喻的光芒，仿佛要将她吞噬。

风浅的心脏不受抑制地“怦怦怦”狂跳起来！就在这时，小太子突然又折返回来，见状，“呀”地惊叫一声，连忙拿小手捂住眼睛：“我什么都没有看见！”说完，自己也乐了，小脸蛋上笑开了花。

风浅猛然回神，连忙从轩辕彻怀里退开，脸颊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轩辕彻看着她的窘态，嘴角眼里都是藏不住的笑意。

风浅郁闷地看着儿子：“夜儿，你怎么又回来了？”

小太子继续捂着眼睛道：“母后，夜儿就是来提醒你，别忘了答应夜儿的事。”说完，他又转身，笑嘻嘻地跑了出去。

风浅石化在那里，郁闷又尴尬。尤其当寝殿里再次安静下来的时候，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还有一股浓浓的男性荷尔蒙气息不断钻入鼻中，她只觉得心跳加速，口舌发干。为了化解尴尬，她咳嗽一声，有意转移注意力：“不就是让夜儿出趟宫吗，你为什么不准？”

轩辕彻淡淡地说：“棋社人多眼杂，你觉得让夜儿去那里，安全吗？”

风浅反驳：“你可以派人保护他啊！”

轩辕彻冷哼一声：“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孤的王后在棋社下棋？”

凤浅一噎，忽而沉了脸，没好气道：“我差点儿忘了，你巴不得我早点儿离开王宫呢！如果我输了棋，我就得不到灵猫，就不得不主动离开王宫！这样，岂不是如了你的愿？”

轩辕彻深深望了她一眼，漆黑的眸子里，一瞬间变幻莫测。

“自己棋艺不精，还责怪他人？你以为夜儿去了，你就一定能赢了？”

“那可说不准！”凤浅扬起下巴。

轩辕彻垂下眼睑，沉吟片刻，待再次抬眸，他眼里深沉如海：“好，如果你输了，孤就罚你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夜儿，你敢不敢赌？”

凤浅一惊：“凭什么啊？”

轩辕彻用冰冷的口吻回道：“想要得到特权，就必须付出代价！”

凤浅拧眉，陷入思索。这个赌约，乍一听很不通情理，但仔细一想，其实是多余的。倘若她输了棋，就得不到灵猫，接着就要离开王宫，那时候照样见不到夜儿。所以，她是否可以理解为，轩辕彻是在变相答应她的要求呢？

“不对啊，你不是应该希望我输吗？”凤浅一脸狐疑。

轩辕彻冷冷瞥了她一眼，冷眉孤傲地向上一挑，用霸道的口吻道：“孤的女人，怎么能输？”

凤浅一呆，他说什么？孤的女人？莫名地，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四个字，她的心底像打翻了一罐蜜，馨甜的香味，丝丝蔓延，缕缕缭绕，她的双颊又不可抑制地烧了起来！

她秀眉自信地一扬，目光亮得惊人：“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轩辕彻凝望着她绯红如霞的脸庞，深邃目光里，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大清早，凤浅到御膳房做了十盘红烧肉，给轩辕彻父子各留了两盘，其余的自己都吃了！

吃了整整六盘红烧肉，她的肚子有点儿撑，有点儿想吐，再好吃的东西，照她这个吃法都得吐，不过她还是挺住了！

今天和韩太傅的对决，必然又是一场恶战，她需要绝对的体力来支撑！想想也知道，韩太傅肯定又要去搬救兵，不过她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当然，如果能锦上添花就更好了。

“系统啊系统，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她点了抽奖的按钮，这一次她两眼大睁，死死地盯住旋转的转盘，心里默念：“围棋技能书，围棋技能书，一定要围棋技能书啊！”叮——获得《围棋技能书 3.0》！

“哈哈，真是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凤浅摩拳霍霍。

宫门外，停了一辆很普通的马车，马车的帘子掀开，露出一颗小脑袋，望着宫门的方向，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机灵地转着，忽然，他的眼睛一亮，伸出一只小手，挥舞起来：

“太子殿下，这里！”

宫门口，凤浅牵着小太子的手走出来，听到喊声，小太子立刻弯眼笑了起来，挣脱凤浅的手，欢快地朝马车方向跑去：“落枫，你也来了！”

两个小朋友见面，分外开心，叽叽喳喳就聊了起来。

凤浅受了冷落，有点儿吃醋：“你们不是天天见面吗，有这么高兴吗？”

不过，儿子没有继承他父王的沉默寡言，待人热情又开朗，这一点让她很欣慰。

落影走到她身旁，说道：“娘娘，王上怕太子殿下寂寞，特意吩咐属下带上枫儿。”

“他是你的亲弟弟？”凤浅问。

落影点头：“娘娘慧眼！我落家世代都是军人出身，保家卫国，我爹娘共生五子，我大哥、二哥和三哥都参了军，早些年战死沙场，王上体恤我落家，要为落家留根，便让我陪伴君侧，成为王上的贴身侍卫，又让枫儿进了宫，做了太子的伴读。”

凤浅若有所悟：“原来如此！你们落家一门忠良，为了北燕国实在牺牲太多，难怪他如此器重你。”

落影酝酿了下，试探地说道：“其实，王上是个很心细的人，他若关心一个人，就会做到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但他从来不会说出口……”

他一边察言观色，一边继续说道：“娘娘，其实王上很关心您，他根本不想让您离开王宫！”

凤浅胸口一窒，其实她也隐约感觉到了，可她还是不确定，毕竟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更没有对灵猫一事表明过立场！

“算了吧，他巴不得我早点儿走呢，然后他好另立王后，也不会有人再给他添堵了。”

落影赶忙道：“娘娘，您误会王上了！如果王上真的想让您离开，又何必多此一举，让属下去跟踪调查韩太傅的行踪呢？”

凤浅微诧：“他让你去跟踪调查韩太傅？”

落影点头：“韩太傅昨夜去了春山居，请了六位九段棋手出山，娘娘，您今天的对

手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其中之一，也可能……是他们六位！”

凤浅好笑道：“这个老韩，还真跟我较上劲了！”

“这是属下连夜搜集的关于这六位九段棋手的信息，因为时间仓促，信息不是很完整，希望能对娘娘有所帮助。”落影递上一本册子，凤浅接过打开。

第一位赵骐，围棋九段，三十一岁，棋风稳健，擅长中盘，自创“赵氏九阵”；

第二位丁海建，围棋九段，三十五岁，棋风多变，反应机敏，临场型选手，往往出奇制胜。

……

最后一位是方侠，围棋九段，二十八岁，棋风豪放，天马行空，善于乱中取胜，自创“侠之定式”，是北燕国棋坛第一人，也是北燕国唯一能摆出尖塔阵和双塔阵之人。

一共六位棋手的信息，他们的家庭背景、年龄、棋风、棋路特点，册子里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对最后一位棋手方侠做了最详尽的介绍！

当看到信息里特意备注了，方侠是北燕国唯一能摆出尖塔阵和双塔阵之人，凤浅立即警觉，她今日的对手十有八九就是他！

握着字迹密密麻麻的小册子，凤浅心情复杂：“这些也是他让你帮我搜集的？”

落影点头：“不止如此，娘娘的出宫令牌，也是王上让属下悄悄捎去给您的。还有，柳大师提供给您的关于二尾灵猫的消息，也是王上的安排！”

凤浅心下一悸：“那他为什么不说？”

落影道：“王上觉得，他越是出面帮您，您的处境越是不利。”凤浅一愣，内心翻涌。

不远处，一匹快马疾奔而来，很快来到宫门前。马背上，慕清萧一袭湛蓝的长衫，风度翩翩，他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潇洒走到凤浅面前，笑容明媚似骄阳。

“浅浅！”

“慕大哥，你来啦！”凤浅弯了弯眼。

慕清萧注意到了落影，以及一旁的马车，微微诧异。

凤浅主动为他释疑：“这是王上安排的，他们随我一起去棋社！”

这时，小太子从马车里钻出了一颗小脑袋：“母后，我们什么时候走？”

慕清萧一愣：“母后？”

小太子忽然想起母后临行前的吩咐，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立刻改口：“凤姐姐，我们可以走了吗？”

凤浅会心一笑：“马上就走了，看把你急的！”

慕清萧心头紧绷的一根弦顿时松了，不由轻嘲：“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真是王后呢！”

凤浅不想再欺瞒他，迟疑地说道：“慕大哥，其实我……”

慕清萧望了望天色，打断了她：“浅浅，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尽快赶去棋社吧！”

凤浅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此时的天元棋社，大门紧闭，尚未对外开放，方侠、赵骐、丁海建等人早早就被韩太傅请来了棋社，将他们安置在玄字号包厢。

韩太傅拍拍方侠的肩膀：“侠儿，待会儿好好下，一定不能输了棋社的名声！”

“我会的！”方侠温润地应道。

其他几位棋手纷纷起哄。

“韩老，您就放心吧！区区一个业余棋手，能厉害到哪里去？”

“就是，只要方侠一出马，保准打得她哭爹喊娘！”

“哈哈哈哈……”

韩太傅一想也是，方侠可是北燕国现今活跃在棋坛上的围棋第一人，如果连他也赢不了那臭丫头，这也太逆天了！

“对对，有方侠在，老夫就彻底放心了！”韩太傅笑道，“方侠，你待会儿千万不要对她手下留情，尽管狠狠地虐她，虐到她以后不敢再下棋，虐到她以后听到‘下棋’二字就想吐！”

众人哑舌。方侠哭笑不得：“韩老，您这是跟她多大的仇啊？”

韩太傅冷哼一声：“血海深仇！”

韩琳玥无奈摇头：“各位师兄，你们别听我爷爷的，他就是……”

韩太傅强行打断了她，冲她瞪眼：“玥儿，时间差不多了，还不快去开门迎客？”

韩琳玥无奈，只好离开包厢去开门。

棋社的门一打开，人群立刻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瞬间将整个棋社一楼大堂填满，还有一些没有抢到座位的，自带了小板凳，找空隙插入，还有一些临时闻风而来，没有任何准备的，或席地而坐，或沿墙根而立，大堂里几乎找不到一丝空隙。原本空荡荡的大堂，一下子变得人声鼎沸。

赵骐从楼上窗户看下来，吃了一惊：“咱们围棋界什么时候这么受关注了？三年前

司空圣杰横扫北燕棋坛的时候，也不过如此景象！

方侠也走过来，望了一眼，轻轻笑道：“是啊，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这时，恰巧有人往楼上望来，一眼看到了方侠，激动地叫了起来：“方侠，是方侠九段！”

方侠是谁？他不但是天元棋社的顶梁柱，更是北燕棋坛第一人！

听到他的名字，大家都激动了，纷纷抬头望去，只见二楼窗户紧闭，哪里有人？

“兄弟，你看错了把？方侠九段正在春山居闭关，准备明日和司空圣杰的决战，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我真的看到他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赵骐九段！”

“切，别闹了！赵骐九段是赵氏棋社的人，更不可能出现在天元棋社。”

“你们相信我，我真的看见他们了！”

“别理他，咱们来预测一下今天的棋局吧！你觉得谁能赢？”

“当然是风姑娘啦！能摆出尖塔阵和双塔阵这样的上古奇阵，韩老怎么可能赢得了她？”

“那可未必！韩老毕竟经验丰富，而且我看昨天那盘棋，韩老的棋力明显有所提升，棋路也在不断变化，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

最先发现方侠的人郁闷极了，他坚信自己看见了方侠，可是没人信他，没办法，他只好陷入沉默。

二楼包厢，韩太傅紧紧关上窗户，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韩老，您这是干什么？”赵骐不解地问。

韩太傅干笑：“你们几个的名声太大，最好不要露面，万一引起骚动，现场就不好控制了。”

六人面面相觑。

“韩老说得也是！我们几个倒没什么，方侠兄的名声太大，一露面场面就容易失控！”

“对对对，方侠兄还是不要露面了，免得搅了棋局。”

“哈哈.....”

方侠苦笑：“你们啊，就会调侃我！”

见暂时安抚了六人，韩太傅顿时松了口气：“你们先在这里休息，老夫去看看那臭丫头来了没有。”

当韩太傅下楼时，凤浅一行人也恰好来到棋社，凤浅一出现，人群立刻沸腾起来，大堂的温度急剧上升！

“风姑娘来了！”

“风姑娘，今天打算出什么新阵法啊？”

“风姑娘，今天的棋局有信心赢吗？”

“风姑娘，你收不收徒？我想拜你为师！”

“风姑娘，赐个墨宝吧！”

“风姑娘，嫁给我吧！”

.....

面对大家的热情，凤浅面不改色，已经习以为常，跟随她而来的慕清萧和落影就没有那么淡定了，求拜师、求墨宝也就算了，连求婚的也来了，这也太夸张了吧？

小太子耿直地冲求婚那人喊道：“风姐姐是我爹爹的女人，你们想也不要想！”

凤浅嘴角一抽，哭笑不得。

这时，韩太傅从人群那头走了过来，看到小太子在这里，他吃了一惊，脱口而出：

“太……”

话还没出口，落影及时打断了他：“韩太傅，我家枫儿听说太傅要和人下棋，便带着他的小伙伴前来观棋，您不会介意吧？”

韩太傅反应过来，点点头：“学生来给老师加油助阵，老夫自然不会介意。”

小太子却摇摇头：“太傅，你搞错了！我和落枫不是来给太傅加油的，是来给风姐姐加油的！”韩太傅当即老脸一沉。

小太子小拳头一握，又说道：“当然，太傅也要加油哦，千万不要输得太难看！”

韩太傅黑线万丈！凤浅抿嘴憋笑，儿子真给力，气死人不偿命，绝对是她亲儿子！

韩太傅脸上的肌肉气得一抖一抖的：“你们不是说不认识她吗？”

小太子无辜地眨眨眼：“太傅也没有说清楚她是谁啊，上书房外那么多的女人，我们又不知道您说的是风姐姐。”

落枫点头附和：“对啊，是太傅您自己没有说清楚呀！”

韩太傅瞪着两个小包子一脸天真无辜的模样，好像真的是他冤枉了他们，他差点儿气吐血。

凤浅心底笑得爽歪歪，面上一本正经道：“太傅，这就是您不对了，您针对我就算了，